



《蛋镇电影院》是朱山坡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十七个故事的共性在题目中就一目了然——这是一本关于电影和电影院的故事。对于电影,我们总怀有特殊的感情和体验,而这些故事的特殊性更是“大写”的,因为它们属于蛋镇。

蛋镇,据朱山坡描述,是他基于家乡蓝图虚构出来的一个小镇。所有的文学都是站在真实的地基之上,但作家拥有一根迷人的魔法棒,就像纳博科夫说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融化、又重新组合”。这十七个故事,无一不与电影有关,但电影并没有只是作为故事的底布或是背景,而更像是故事潜在的主角。因为蛋镇人对于电影的感情太过热烈,热烈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虽然朱山坡一直都说,这些故事是虚构的,并坦言自己喜欢虚构,但我还是从中嗅到了真实生活的气息。即使有些故事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就偏向了荒诞,但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些故事中遇见另一个真实的自我。

当我们在黑暗中醒来

◎ 朱颖燕

弗洛伊德曾经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说过:“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比起小说、戏剧,电影显然更具备“白日梦”的属性。当我们走进黑暗幽深的电影院,看着屏幕上晃动的影像,即刻就全身心地沦陷其中,像是在经历一场醒着的“梦境”。而我们对于电影如此迷恋,是因为在这场梦里,我们可以逃离自己的时空局限、可以去往别处生活,或者说,这场梦境让我们发现,其实本来,我们可以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尽管现实里的我们被钉死在既定的轨道上,但电影为我们打开一扇大门,让我们发现生活无限的可能。正因为现实中的我们于千万岔道上只能走上一条,电影提供的可能性才会让人深深痴迷。

而这对于闭塞的、边缘的,甚至有些愚昧的蛋镇人来说,更显出非凡的诱惑力。蛋镇的电影院成了一种象征。能进去看一场电影,成了许多蛋镇人充满仪式感的重大事件。于是,有人假装麻风病人混进电影院(《站住,麻风病人》);有人不顾台风的威胁,一定要去看电影(《深山来客》);有人因为没钱可以站在电影院外“听电影”(《天色已晚》)……而对电影的深深迷恋就是蛋镇人精神世界的一种缩影和同构,显露出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种向往有时令人觉得可笑,有时不可理喻,但朱山坡却以一种深情又戏谑的笔调细细描摹着这些梦想。不管是要去美国的胖子(《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还是怀揣戏剧梦想的“莎士比亚”(《1985年的莎士比亚》),虽然他们最后的结局都以未知或是失败告终,但这些或荒唐或微不足道的梦想却散发着质朴而温暖的光芒,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朱山坡曾谈起在他写就的这些故事中,最爱的是《苟滑脱逃》。小偷苟滑惯于偷人钱财,因为深爱电影,他从未在电影院里下手。朱山坡说:“作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悲悯,表现手法的最高境界是荒诞。”这些都在《苟滑脱逃》中显色。即使是小偷扒手,作者也以一种贴近和同情的态度去靠近和理解他。这种同情中并没有贬低俯视的成分,有的是平等和尊重。而故事的结局显然是荒诞不经的,甚至有着一种快感——苟滑跳入银幕、又跳出银幕,但这分明又将每个看电影的人的体验以魔幻的形式真实地显现了出来。这种同构让人震惊,震惊过后是遐想,是沉醉。这个故事可以视作这部集子里的典型——关注最边缘和孤独的人,将荒诞与现实、悲情和喜感、崇高和低俗交替并置。这赋予了小说一种特殊的节奏感,一种与现实生活既切近又疏离的效果就此诞生。而朱山坡节制、质朴又生动的笔调,以及小说的叙述角度,都强化着小说的这种节奏感。

尽管朱山坡的故事情节常常是跌宕的,但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位置。这种简洁让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故事显露出一首诗意和象征的意趣。而朱山坡虽然是以“我”或者“我们”的第一人称来讲述,但“我”和“我们”多数情况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即使曾经左右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是有限地介入。这是一种叙述角度,也是一种叙述态度,与现实既近且远的质感就此弥散在整部集子之中。在蛋镇中,人人都是讲述者,人人又都在被讲述,同时人人也都是潜在的评论者。

当电影结束影院亮灯,我们在黑暗中醒来。这意味着我们回到了现实。但是我们真的能辨识出实与虚的边界吗?荒诞不过是另一种靠近现实的维度。而处于电影院的黑暗中的我们,触摸到的可能正是最真实的自我。

谜底——读于是的《你我好时光》

◎ 王默

有些记忆会莫名其妙地像桩子钉在潜意识里。你不知道为何它那样牢固,直到有一天看见谜底。

还记得第一次与于是见面时她的样子,作为编辑,约她做专访的采访者。在回程的出租车后座,我聒噪地刺探着,想弄清楚真实的她与想象的她中的差距。似乎故意躲避似的,她并不深谈,只是下车前有怪异的十几秒,她突然说起自己养的变色龙,如何下蛋,如何孵化,如何从一只变成几十只。在那之后,我们都沉默了。这一场景如此怪异,以至于此后的五六年里,我只要接触到于是的名字,都会条件反射般回到那个密码尚未解开似的夏日:从她背后的车窗射向车内的强烈阳光,她的白衬衣,她黑框眼镜下开着小玩笑般的眼光,以及一只传说般的变色龙……直到无意中翻开《你我好时光》。

流产的孩子,意外死亡的母亲,渐行渐远的青春爱人,名叫弟弟的猫,杂志社的朋友飞,去台湾……这些信息一件件像飞刀向我投来。对一个小说家,猜测其小说中哪些素材是真,哪些素材是假,无异于在恒河数沙,但其中写实清晰的痛楚无疑震慑到了我;我清晰地感觉到,多年前夏天缺失的某些拼图一块块回到拼图板上,她收缩的身体,她背后的阳光,身边的寒意,她头脑中的声音,从猫到变色龙的交替,她眼角看破般的似笑非笑……不知道是因为她文字

描述得太过精准,还是我脑海中的形象太过鲜明,总之我感觉全程站在主人公身边,看着她穿过幽深的隧道,看着她四下触摸着、试探着,听着她清浅的呼吸,终于听见她说出那句“我想自己终于补全了亲眼目睹亲人辞世时我该有的撕心裂肺的痛”,好像按下一个按钮,我终于松了口气。

《你我好时光》的第一篇,是这本《你我好时光》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一段穿越黑暗隧道的旅行,有的人可以摸索到洞口,有的人则终身徘徊不出。从洞口走出来的人回身再看,其清明,其深刻,其点化,其悲悯,化作文字,是另一种味道。

用于是自己的话来说,《你我好时光》是六个与逝者相关的短篇。写于她为杂志撰稿,匆匆而过的十年间。同样是心理学的说法,死和生是一样的,死亡也是重生。我仿佛一次次看于是用她心里的小人——每一个角色都是一种她——一次次把自己杀死,艰难、狡猾、聪慧、平静地,一次一点点地,重生的过程。她死了六次。

在第二个小说《祥云弥渡》里,她写到一个对年轻时的爱人念念不忘的老人的死去。在第三个小说里,她狡猾地邀请寂寞的男房东来处理年轻女房客尸体。这故事



很像剧本,于是安排了三个评论这一事件的看客,极为幽默,我仿佛亲眼看着于是如何干净冷静地处理了自己的尸体/悲哀。在第四个故事里,我终于找到了那只变色龙的变体,《肉体标本》是看到了自己的游戏心态吗?带了点反讽意识。第五个故事是与好友失焦的旅程,我隐约觉得这是于是在序言中对“追问”的回答。好友何尝不是她另一个自己?最高兴的是,在第六个故事《夜泳者》中,

我终于见证了主人公在象征生之愉悦的大水里完成了一次面向年轻继女的重生。

即便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我认为也值得为第一个故事买这本书。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写后面的五个故事:你希望安排谁来处理你的尸体/伤痛?你要和怎样的朋友/现实的我以及理想的我安排去往哪里的旅行?你如何分配她们的戏份比例?如果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女,你如何处理这些亲密关系?和于是的处理方式对照着来读,会非常有趣……

再回到序言。于是说自己有用照片记录旅行的习惯。为了测试相机,她每次打包行囊前,都会习惯性地按一次快门。这些毫无“目标感”和“存在价值”的照片被积累下来。但到了某一天,这些画面反而具备了“文本”的意义。确是如此,谁知道那让我摸不着头脑却挥之不去的与于是之初见,有朝一日,竟是通过一本书回溯出了谜底。我终于明白变色龙的故事前后,她留下的那一小段沉默的空白是什么,那是潮水,是人与人之间无法填补、但终能互相理解的缝隙。

漫步在美的长廊

◎ 沈黎风

美学专家秦建鸿教授力作《自在生活——与美同行》近日与读者见面,连同《曲阜三孔》和《路上的一面镜子——文本审美》,秦建鸿终于圆了美学三部曲的美梦。

美学的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1750年首次提出。

中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标签,这些文化标签,是一套迥异于西方而又一脉相承的美学体系。美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美学是文化的源泉,而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对美学的理解,能够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自在生活——与美同行》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寻找美、解释美、赞扬美的美学长廊。在美的神韵和意境中,让读者感受心灵的滋润和精神的洗礼。

通常,一般的美学著作总是晦涩艰深、抽象难懂,而这本书的作者,却以行云流水般的抒情方式和诗人灵感闪现的思维方式,表达对美学的精辟见解。视角匠心独具,气息清新脱俗。全书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既有对生命活力的赞美,又有对宇宙世界的沉思,还有对于人生的阐述、对生命的憧憬,更有“美”中蕴含着的哲理。

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白宗华先生说过:“一切美的光来自心灵的源泉。”是的,美,源于人的心灵。再美的风景,如果得不到心灵的折射,也是无所谓美的。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美,那么他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迹。而《自在生活——与美同行》的作者,则是将自己完全融入身边的美之中,以一双善于发现美的慧眼,去体会美、去领悟美、去分享美。

“美是生活。”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本书全方位、多角度对这句名言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美,无处不在;美,就在寻常生活之中,在人与事、物与景之中。作者将魂牵梦萦的上海老城厢纵横交错的风貌、承载上海沧桑变迁的石



库门弄堂风情、梦笔生花的梦花街轶事等,聚集在一个个信手拈来、趣味盎然的故事中,字里行间直抒审美心理的感知基础,在丰富的想象中感受眷恋的情怀,在情感的驱动下感受审美的真谛,令人拍案叫绝。

因为只有人类才能懂得大自然的 language,能够阅读大自然的浓妆、淡抹、惊艳和冷傲,所以,作者便以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为独特视角,描述中华大地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展现审美的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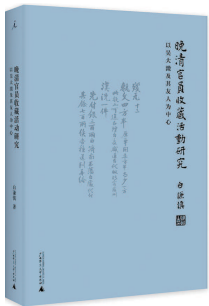
大自然赋予人类灵气,人类则赋予大自然美感。人类在融入大自然、顺应大自然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精神内涵,从而产生审美趣味。“自然情怀”叙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意识在大自然的观照下,显示出人类特有的精神实质,这就是审美的本质内涵。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对象时,就会产生把自己的生命和情趣投入到对象之中、使对象显示与自己情绪相类似的现象,这就是审美的作用。

清代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王船山在论诗时说:“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下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好一个“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下尽人之怀!”这正是秦建鸿教授对美学孜孜不倦追求的生动写照。秦建鸿的文章相当饱满、圆润而又充满着张力。书中的每一篇文章,犹如一颗瑰丽的宝石,折射出理性与感性的光芒。纵观全书,作者以一种优美抒情的笔调展开理论论述和评价,虽然写的是深奥的美学理论,却以诗一般的语言阐述,文字如同一首首韵律丰富的诗歌,具有很强的音乐感、色彩感和画面感,令人心旷神怡。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从事美学及社会文化领域方面研究的秦建鸿教授,除了精耕细作美学三部曲之外,还参与编写《红楼梦之谜》《文心雕龙》《金瓶梅鉴赏辞典》和《高校美育理论》等书籍,她发表的论文《文化守恒及其审美》,注重哲学在美学思想中的根本价值,旨在提升审美精神内核,助推社会主义文化现象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新书速递

《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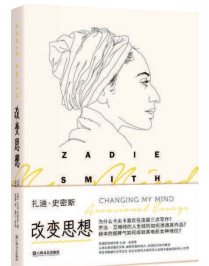


本书是“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整体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白谦慎以吴大澂及其周围的官僚群体为中心,探讨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收藏活动的社会机制。

晚清官员收藏活动得以展开,涉及多种社会因素,包括藏品

品买卖的信息传递、交通运输和支付方式,以及晚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官场各种礼金往来的规格等。作者利用大量未曾刊布的稿本、信札等材料,细致还原了整个收藏过程,并以此为切入点,与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若干理论进行对话,其背后所蕴含的思考方向,更是值得研究者引起重视。

《改变思想》



为什么卡夫卡总是喜欢在凌晨3时写作?英国杰出女作家乔治·艾洛特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她后来的写作风格?在《改变思想》一书中,作者以个人的阅读、体验、视野、记忆、意识等,集合当代文学小说家、政治明星、戏剧作家、歌剧家和戏剧演员5个主题,剖析他们的人生经历,塑造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全新的角度描述人文、家庭 and 哲学。作者以幽默、机智的文笔,重新诠释各种角色背后所代表的深层意义。书中剖析的人物包含奥巴马、凯瑟琳·赫本、卡夫卡、美国著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等。

作者扎迪·史密斯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认为自己是写作中的微观管理者;认为广泛阅读好比均衡饮食——读完福斯特·华莱士,就需要来点卡夫卡。作为纳博科夫虔诚的读者,她读了六遍《普宁》,不断修正着自己的阅读方式并对写作这一行为进行重构……扎迪用二十余篇思想随笔,回溯了对自我的寻找过程。